

读者

原创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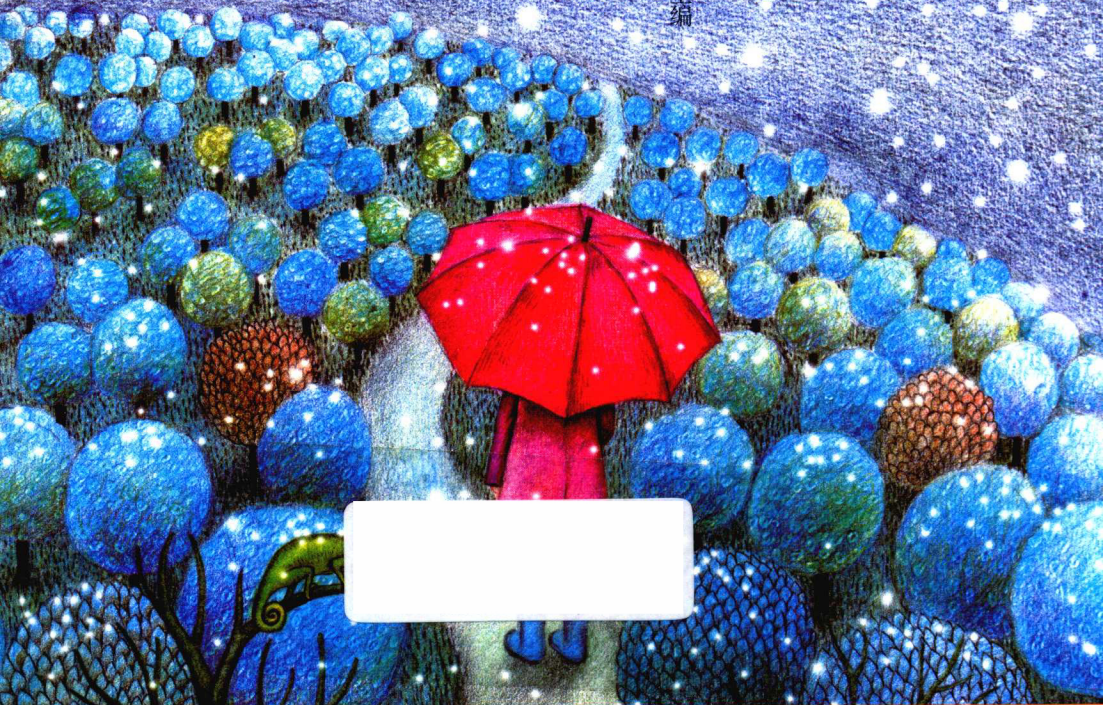
2015年季度精选集

· 冬季卷 ·

DU ZHE  
YUANCHUANGBAN

# 你的青春 我来过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编辑部◎主编



匆匆  
一段相逢  
离别的钟声响起  
往事因风消散  
再也回不去曾经

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

名家荟萃

精选美文集锦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读者

原创版

· 冬季卷 ·

DUZHE  
YUANCHUANGBAN

你的青春  
我来过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编辑部◎主编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2015年季度精选集. 冬季卷: 你的青春我来过 / 《读者·原创版》编辑部主编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 12

ISBN 978-7-5468-1414-8

I. ①读… II. ①读… III. ①文摘-世界 IV. ①Z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03542号

## 《读者·原创版》2015年季度精选集. 冬季卷: 你的青春我来过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编辑部 主编

出版人: 吉西平

责任编辑: 张国强

选题策划: 吴小丽 王飞

特约编辑: 清吟

封面插图: 孔雀插画

封面设计: 马顾本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

本社邮箱: 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 17.5 插页 1 字数 250千

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~15 000

ISBN 978-7-5468-1414-8

定价: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  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## CONTENTS / 目 / 录

### [ 第一辑 ] 比草木更孤独

- 上岸——陈麒凌 002
- 当你卑微，就能快乐——艾小羊 010
- 曹安路——路 明 013
- 比天黑更早的是人生——穿过流水 018
- 比草木更孤独——鲍尔吉·原野 020
- 流浪歌手的爱人——林特特 023
- 没出息的姑父——林特特 029
- 记一家倒掉的烧饼店——王这么 036
- 亲近蔬菜——孙君飞 040
- 舍我一些花籽——张丽钧 043
- 90分老爸——柴岚绮 045
- 瞎子是一条狗——格桑亚西 049
- 永远荒凉，如同孤岛——凉月满天 054
- 一个在金钱上很谨慎的爸爸——囧之女神 057

[ 第二辑 ]

## 鹿鸣呦呦，麦田青青

- 你被孤立，你孤立别人——林特特 062
- 鹿鸣呦呦，麦田青青——海灵儿 067
- 不想历经的那年夏天——安 宁 070
- 刷，还是不刷——陈蔚文 072
- 你为什么总在纠结——Meiya 075
- 离别——肖 遥 080
- 对话——韩昌盛 084
- 语文教了18年——裴广宇 088
- 小武的刺青——丁立梅 093
- 一个小镇女青年的乡野记忆——李 婧 097
- 你为何会想在年轻时死去——潘云贵 100
- 只想被你笨拙地捕捉——姬 霄 104
- 如何开始你的留学生活——方柏林 107

[ 第三辑 ]  
摩登流浪人

- 西礁群岛，一念之间——另 维 112
- 学汉语，去中国——任盈盈 117
- 中国新娘——任盈盈 121
- 六个人的“鬼城”——另 维 125
- 生活是轻风吹过加勒比海时，你在——另 维 132
- 我和父母的旅行——柴岚绮 140
- 在巴黎——此在一刚 145
- 澳洲卖房记——蔡 成 148
- 慕课来了——姜钦峰 152
- 与“旅行医生”的交情——花皮瓜 155
- 摩登流浪人——桑 雨 158
- 弗里敦：狮子山下的“复活赛”——林方文 162

[ 第四辑 ]

你无权要求别人更高尚

- 餐巾艺术 —— 陈杜梨 166
- 你无权要求别人更高尚 —— 亢 霖 169
- 闲话牛油果 —— 云无心 172
- 鸟儿到底在干什么 —— 鲍尔吉·原野 175
- 前世今生 —— 姜钦峰 178
- 美国的房屋保险 —— 心路独舞 183
- 善用忌妒 —— 陆 荃 185
- 其实，你只是还没准备好 —— 燕子坞主人 188
- 不必缅怀逝去的时代 —— 草 威 191
- 咖啡与速溶咖啡 —— 云无心 193
- 最不可能的和最可能的 —— 亢 霖 195
- 迷离琥珀光 —— 魏小帅 197
- 呦呦鹿鸣还是不平则鸣 —— 亢 霖 201

[ 第五辑 ]

## 最短的夜，最长的路

- 从广告总监到私厨：一切都是因为爱——Windy Ye 204
- 新加坡普觉寺法师：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——Windy Ye 209
- 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——Windy Ye 214
- 半生阅历的精华，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表达——十方 219
- 挑战拖延症——王 飞 223
- 如果爱了，就好好爱——潘玉婷 227
- 一生一次的整理收纳——马一璇 231
- 寓教于乐才是玩具的意义——刘 燕 235
- 每一场婚礼都不一样——刘 燕 237
- 最短的夜，最长的路——谢亚乔 240
- 床前明月光——姜钦峰 245
- 遥念“正大综艺”——韩松落 249
- “非诚勿扰”之夏——严小沐 251
- 十年，我们都已不是原来的样子——艾小羊 255
- 那些“康熙”教我的事——半岛璞 260
- 真实，是对内心最大的忠诚——专访乐嘉——陈 敏 264



「第一辑」



比草木更孤独

## 上 岸

文\_陈麒凌

郑阿雯19岁的时候，住在一条船上。岭南多水，江河湖海中常见这样的水上居民，他们以舟为家，视水为陆，旧时被唤作“疍民”，有轻视的意思。

那时郑阿雯还很瘦，留着齐眉的短发，皮肤虽黑，质地却如缎，夏天穿件无袖的白色棉布上衣，脚踩一双人字拖，人群里不怎么出声，喜欢或者不喜欢都能从眼睛里看出，她的眼睛实在是美，不过大笑起来像个汉子，无遮无挡，惊天动地。

郑阿雯和同学欧小慧骑车去水库玩，看到一帮人热热闹闹地焗番薯，其中有个叫牛成峰的，恰好是欧小慧的远房表哥。于是大家一起玩，一起吃。牛成峰捧了一堆焗好的红皮番薯给阿雯，顺口介绍自己：“大家都叫我峰哥。”旁边人马上拆台：“才不是，我叫他牛口水。”“我叫他牛魔王。”“我叫他小疯牛。”“我叫他老牛忙。”郑阿雯大笑起来，完全不是刚才的文静模样，把牛成峰吓了一跳。

那天回家，牛成峰骑车载着她，说是顺路。

到了江边，郑阿雯顺着青石台阶一路跑下去，轻捷地跳上小舢板，回头笑着摇摇手，荡开短桨自往水深处去。她家的船泊在百米开外，船头有只黑狗远远看到她就摇尾巴，不知从哪儿游来一群白鸭子，集在小舢板周围“嘎

嘎嘎”乱叫，郑阿雯一桨打出些水花，鸭子们又“嘎嘎嘎”地跑了。正是日落时分，半边天云霞绯红，一直烧到水里，红彤彤满江都是。

牛成峰是供电局的一名电工，穿衣打扮却像个知识分子，尖领衬衫扎在烫线西裤里，哪怕高温38℃也穿袜子、皮鞋，这让他和那些穿灰蓝工作服的电工师傅有了区别。还有一样，他热爱文学。那阵子，牛成峰正读沈从文的《边城》，满脑子都是湘西的渡船和翠翠，眼前的江水云霞和小舟黑狗白鸭，让这个回头一笑的少女忽然有了文学意境的美，于是他的心里着了火。

郑阿雯和牛成峰拍拖了。女孩子的初恋，新奇、喜悦，还有着小小的虚荣，她的男朋友单位好，有技术，人又体面。临近住家船的婶姨们都赞她命好，有本事。

有一天，牛成峰送礼物给她，彩纸包装着的长方形盒子，里面是一双奶白色的半高跟皮鞋。她说：“我不穿这种鞋的。”水上人自幼赤足亲水，脚丫子也有性情，要呼吸，要见光，自由惯了，受不得一点儿拘束。牛成峰把盒子又推过去，笑着说：“星期六我带你回家吃饭，家族里老人家多，不让他们挑理。”

月亮圆好的夜晚，船头雪白一片。郑阿雯悄悄爬起来，试起了新鞋，脚尖挤得有些痛，但是看起来多漂亮啊。她小心地走了两步，嘎达，嘎达，赶紧止住。一切都静悄悄的，只有月下大江闪闪地流。天无边，水也无边，人在船上，顺着江流走，天大地大随处走。而这双美丽的奶白色皮鞋，将要把她带到哪里去呢？

牛成峰家里经济条件好，盖了栋三层的小楼。郑阿雯第一次在这样的人家里吃饭，饭桌上她很乖，不多嘴，少夹菜，吃完一口就擦擦嘴。牛成峰让她坐在二伯母旁边，因为这位伯母的娘家从前也是水上人，多少有点话说。果然，二伯母一直在说话——你家里有几条船啊，有没有做货运啊，货运才有钱赚啊，你爸妈怎么不上岸买房啊，买个这样的小楼住不比睡船板好啊，

晁家佬很苦的，餐餐白粥咸鱼，这个菜你们吃不到的，来呀多吃点多吃点。

那是她和牛成峰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，之后就分手了。

后来欧小慧告诉她，听说最反对他们的人是二伯母，她说晁家妹生的小孩读书笨，晁家佬的命不好，一世穷。常常是这样的吧，最痛恨弱者的人，是他们的同类。

夜里，郑阿雯把那双皮鞋丢进江里，咕咚一声沉下去，此外再无痕迹。

## 二

第二年，郑阿雯和有才哥结了婚。有才哥是临近的曾家的二儿子，因为天生晕船不能远航，便上岸做起卖猪肉的行当。有才哥最大的好处是，总把她说的话当一回事。

她说：“欧小慧戴了条金项链，男朋友送的。”有才哥笑眯眯地说：“你也有。”隔天他带回一条金项链，新的，是他卖了自己的嘉陵摩托车买的，那是他的全部身家。卖了车怎么拿货啊，郑阿雯只好把金项链卖掉，再把车买回来，还好无赚无蚀。当然啦，项链也美美地戴了几天。

她说：“我要把这个档口拿下来。”有才哥笑眯眯地说：“没问题。”当时没人看好这个档口，南瓜小区刚开发，黄泥路坑洼不平，到处都是荒草尘沙。谁想到十年后三条主路开通，小公园建好了，六幢商住楼开盘，就连独门独栋的自建小楼也增至七八百户，而猪肉档独此一家，生意无比兴隆。

她说：“曾有才我告诉你，有一天我要买下那栋楼。”有才哥抬头望了望，还是笑眯眯地说：“好，有手有脚有力气，买它。”那栋小楼就在猪肉档对面，隔着20米宽的大路，天天都能看见。三层半，有阳台，金黄色的琉璃瓦，外墙镶着浅杏色的瓷砖。那时他们还住在棚屋，欠着债，女儿青青刚出生，在小竹床上蹬着脚哭。

南瓜小区长大的孩子们给郑阿雯起了个花名，猪肉美少女战士。永远的齐眉短发，帅气的无袖紧身黑上衣，一条军绿色牛津布围裙，人字拖，叉着腿站在猪肉案板后面，上方的黑铁钩子上挂着红红白白的五花肉，她手里握着的斩骨钢刀寒光凛凛，这是郑阿雯二十年不变的经典造型。

日日抡刀劈骨，郑阿雯的手臂练得结实紧致，隐隐见到三角肌，手腕也鼓出了小筋包。可是她的刀法却不怎么样，买的是前胛瘦肉，她割的一定连着条肥肉，人若不满意，她还声音大大地说：“你身上哪块瘦肉不连点儿肥肉？”买一斤尾龙骨，她斫下那段肯定有一斤三两，人若嘀咕两声，她就抓着刀喊：“你以为刀有眼的啊。”附近买菜的住户多为便利省时间，一般也就认了。

偶尔会有个较真的，譬如小关阿姨。小关阿姨说：“我买六块钱的中梅肉，你给我切了八块二的，太离谱，多一钱你都给我切掉。”郑阿雯拿眼瞪她，黑着脸割走一条边，把剩下的肉掷在案板上，塑料袋都不给。“贵，态度又差，”小关阿姨一路向街坊投诉，“以后都不跟她买肉。”哪知过了两天，小关阿姨又来了，排在后面弱弱地问：“有靓排骨吗，阿雯？”没办法，儿子只爱吃她家的猪肉，谁让有才哥货源好呢？他每天半夜三点半起床，骑着摩托车往返两个多小时，风雨寒暑无阻，只为拿到最好的土猪肉。据说那个养殖基地的猪是放养的，吃玉米大豆杂鱼，整天在山坡上跑，抢手极了，没关系还拿不到货。郑阿雯如耳朵聋了，百呼不应。旁人对小关阿姨附耳道：“你得罪她了，过几天再来吧，过几天她就不记得了。”约莫挨过了一段日子，小关阿姨厚着脸皮再来，堆了笑问：“阿雯，有靓排骨吗？”果然郑阿雯已经没事了，说：“有，靓爆镜！”话说着，已从黑铁挂钩上摘下两条排骨，咔咔斩成几段。小关阿姨心有不甘：“我问问而已，你就这么快。”郑阿雯眼睛一瞪：“不买你问什么？”小关阿姨总算学乖了：“买，买，当然买啦。”

郑阿雯不总是那么蛮的，熟客或者她喜欢的人来了，问她：“阿雯，有靓排骨吗？”她便绵绵地递个眼色，让等等。待到档口前的人稀少了，这才左右看看，从案板底下摸出两条上好的排骨，扔在电子秤上，带着邀功的喜色：“够不够靓？”同样是熟客或者她喜欢的人来了，她会宴请般热络地把一副猪肚子或猪腩摔在案板上，问：“今天的货好靓，吃不？”来客婉拒道：“今天没带够钱。”她便豪迈地说：“拿去吃，钱随便几时给，记得就给，不记得就算。”

司徒阿婆也算是她的VIP客户了吧，十多年的老主顾，且十多年来每次只买一块钱瘦肉。司徒阿婆常年独居，除了买菜从不出屋，也不和街坊来往，几乎与世隔绝。这天早上阿婆很生气，她敲着拐杖骂郑阿雯黑心，一块钱猪肉就给这么少。郑阿雯忙哄小孩般说：“好啦好啦，我给你补上啦。”寻了块最嫩的里脊尖瘦肉给她，司徒阿婆才愤愤离去。旁人不解：“这阿婆有毛病吧，现在去哪里买一块钱的瘦肉，我看你最少给了她四两。”郑阿雯挥挥刀，说：“算了，七八十岁的阿婆气她做什么。”

阿菲是郑阿雯喜欢的人。阿菲三十多岁的样子，慢声细语，白皙优雅，总是穿着一步裙和高跟鞋。郑阿雯和她说话，被这慢声细语引诱着，也会短暂地文雅两句：“多谢，承惠十二块两毛，两毛就不收你的了，慢走啊。”傍晚收档的时候，郑阿雯一身疲惫，猫着腰在案板底下忙活。阿菲饭后出来散步，轻声打了个招呼，裙子飘啊飘地在公园里走，郑阿雯的眼睛就黏着那个背影走。

生意好，钱银往来愈密，可惜郑阿雯数学太差，每一笔都要用刀尖在油垢重重的案板上列算式，还要再列一遍验算。所以她的女儿青青必须具备强大的心算能力，不然怎么拯救“美少女战士”。不知青青什么时候练出来的本事，能一边背课文一边算账。郑阿雯回手给她一张百元大钞：“猪颈肉八两，猪大骨一斤三。”青青嘴里念念有词，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

切山”，一边接过百元钞，老练地捻捻，验明真伪，再从乌黑油腻的大木头钱箱里拈几张零钱找回，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。诗背着，从没出过一毛钱的差错。

青青不是天生的学霸，哪有小孩生来就刻苦学习的，老师告状说她不做作业，郑阿雯抓起青青的小手心就打，用文件夹上的塑胶抽杆打，疼，不留痕，也打不坏。那边有才哥听到女儿哭，心疼坏了，又不敢拦，只跳着脚叫：“打我吧，哎，打我吧。”郑阿雯对女儿说：“你阿妈没文化，所以要你教我呀，你教我学英文，要是有个美国佬来买猪肉，阿妈就能听懂他说什么了。”青青也把这话当回事，每天晚上都给爸爸妈妈上课，数学课、语文课、英语课，老师教了什么，她就回来讲什么，墙上挂着个小黑板，还提问，还布置作业。放假了小老师也追在屁股后面教，阿雯一边铿铿剁猪骨，一边跟着女儿念apple、apple、banana，还挺有节拍。青青教累了，蹲在地上捧着腮想，怎么美国佬还不来呢。

青青十五岁参加中考，总分全市第七名。报喜的电话打来，郑阿雯正帮客人刮猪脚毛。放下手机，她随手从案板下捞出两条小排骨。客人小心说：“阿雯，我家有猪脚就够了，排骨吃不完。”郑阿雯说：“送你的。”客人问：“为什么啊？”郑阿雯大声说：“高兴！”

### 三

也是那年，中秋前，郑阿雯买下对面那栋楼，一百三十万。这小区的公园也属于她了，她也可以像阿菲一样，吹着晚风，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在里面散步，还可以混在广场舞的队伍里蹦跶几下。不过裙子和高跟鞋她只穿过一次，第二晚还是恢复了T恤、短裤、人字拖，舒服。

她把小楼的一层租给了甜品店，二层租给了咖啡屋，客厅、厨房、卧室

都在三楼。邻居说：“多挤啊。”她说：“够住就行，贪那么多地方做什么。”有人含酸道：“置家佬惯住白鸽窝，慳吝。”

有一天，欧小慧找上门来，张罗同学聚会的事。不知怎么的说到了牛成峰，欧小慧说他坐了办公室，日日上网、吹空调，不爱运动，饭局应酬又多，现在大家都叫他肥峰，人肥得不像话，简直就是一头猪。

郑阿雯斜着刀拍拍案上半扇厚厚的肥板肉，雪花膘颤悠着，“像不像这头？”欧小慧撇撇嘴：“颜色还没这么好。”

郑阿雯哈哈大笑，还是那样，像个汉子，无遮无拦，惊天动地。人说冤家路窄，可他俩的路竟是太宽，一直没再遇见过，城市那么小，不是真心想见的人，一辈子也见不到。

也曾想过狭路相逢，也许有一天他刚好来买猪肉，她该怎么办？要不要收钱，还是按批发价给他，说什么好呢，要不要挤出点笑容？可是他怎么会来买猪肉呢，穿尖领衬衫、烫线西裤、热爱文学的人怎么会来买猪肉呢？唉，好笑。

后来就没空乱想了。总是记着一个人、一段往事还真不容易。当然，也因为现在过得好。

欧小慧说：“牛成峰被老婆逼着去打羽毛球，老友们组了个风骚队每晚开打，不如你和有才哥也来吧。”郑阿雯说：“我哪儿会打羽毛球？”欧小慧说：“你那两手臂肌肉，一拍就把肥峰打趴下。”郑阿雯大笑。

心里隐隐盼望一场羽毛球，有时候抡起切骨刀做个发球的动作，大家都不敢走得太近。也大手笔地买了粉红色的运动衣和白球鞋，新簇簇地穿了一身，有点儿羞涩地问有才哥：“是不是很丑怪？”有才哥笑眯眯地：“靓爆镜，靓足一百分——以上。”她向镜子里望一眼，说：“老吗？”有才哥想都不想说：“我老婆几时都是十八岁。”

二十年，不老些是不可能的，她丰润了，也就显得不那么怯弱，但整体



还是好看的，嗯，她照了半天镜子，心里确信了。

周末，夫妻俩约好去打羽毛球。换了衣服出来，才八点，有才哥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。这些年，他天天三点半起床，只除了每年的大年初一。没有假期，别想休息，怕不开档熟客会跑，怕不拿货关系会疏。

郑阿雯悄悄回房换下衣服，到底还是没去。

有时会想起十九岁那晚，身旁是水，头顶是天，一切都静悄悄的，只有月下大江闪闪地流，天无边，水也无边，人在船上，顺着江流走，天大地大随处走。

其实她从来没觉得那船小。